

核心阅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三者有机结合、层层递进，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国际关系作出的最新诠释。

□ 周璐铭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倡导各国秉持相互尊重原则，共同追求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互利共赢，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

相互尊重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前提

相互尊重首先体现国与国之间

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

主权平等。联合国宪章贯穿主权平等原则，建设新型国际关系首先要坚持世界各国主权平等，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

相互尊重还应做到坚持对话协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长期以来，国际格局都是以西方为主导，国际机制往往由少数西方国家说了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得不到倾听，利益遭到损害。要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必须改变这种少数国家支配全球事务的局面。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多年的外交实践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致力于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在全球问题上，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同时，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因此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赞

誉。只有坚持对话协商，国家间的发展差距才能够日渐缩小，世界的和平繁荣才有保障。

公平正义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保障

要坚持公平正义，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局势依然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归根结底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抱持西方优越论和欧洲中心论，正是这种傲慢思想作祟，它们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采取各种手段，为谋求本国利益不惜损害别国利益，置国际公平和正义于不顾。在全球化作用下，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日益突出，弱小国家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无数例子表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加剧地区的动荡不安，所有单边主义和以邻为壑的举措最终损人不利己。在新形势下，冷战思维、军事同盟的旧思维早已过时，弱肉强食是从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示：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绝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只有打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才能得到保障。

公平正义还应体现在坚持正确的义利观。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更有违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各国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同舟共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大国必须率先垂范，用实际行动帮助落后和弱小国家共同发展，努力改变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

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内容就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中国努力实现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此外，中国一直致力于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正在用实实在在的努力，积极维护世界公平与正义，推动新型国际关系落到实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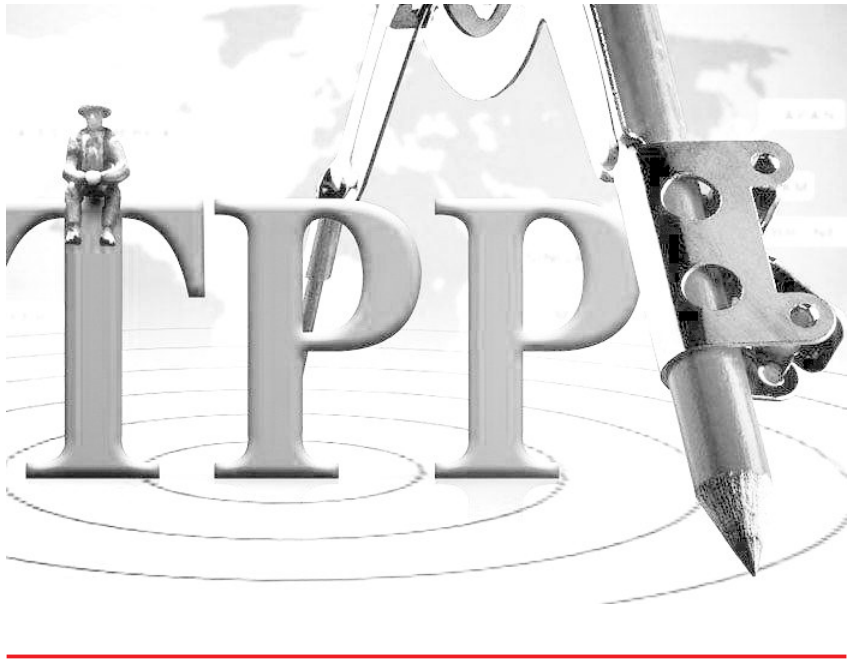
合作共赢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

合作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必由之路。21世纪是合作的世纪。心胸有多宽，合作舞台就有多广。没有合作，不可能有互信；互信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在各种挑战面前，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惟有合作才能维护世界和平，唯有合作才能促进共同发展。通过合作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从而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同心协力，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妥善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

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要求。共赢是中国提出的关于国家间关系的崭新理念，也是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一次升华。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背景下，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共赢的价值和意义也日益得到彰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就要求各国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加强合作，共赢理念正是支撑这种合作顺利开展并取得成效的思想保障。说到底，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要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思维，倡导和谐共赢、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需要在共赢理念的支撑和指导下才能进行。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在公平正义的保障下，中国将与各国携手，努力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中外关系



如果美国真的重返 TPP，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调整乃至施政方向变更。同样，TPP 对中国始终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其一举一动一直受到国内高度关注。因此，在当下这个时刻，非常有必要探讨这一问题：特朗普会重返 TPP 吗？

需要强调的是，不论退出 TPP 还是重返 TPP，美国政府政策走向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一念之差，而在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因此，判断特朗普政府是否会重返 TPP，关键在于考察当下美国国内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支持 TPP。

TPP 卷土重来

2018 年 1 月 23 日，就在特朗普高调宣布退出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整整一周年之际，在日本牵头下，TPP 中剩下的 11 个成员国在东京宣布达成共识，并于 3 月 8 日在智利正式签署这个不含美国的《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随后，美国政界和媒体也有人放出口风，暗示美国有意重返 TPP。

总的来说，退出 TPP、限制自由贸易一直是特朗普的核心主张，是他“把工作带回美国”乃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起点。如果美国真的重返 TPP，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

调整乃至施政方向变更。同样，TPP 对中国始终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其一举一动一直受到国内高度关注。因此，在当下这个时刻，非常有必要探讨这一问题：特朗普会重返 TPP 吗？

TPP 核心原则及其对中美两国的影响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对 TPP 核心原则有明确界定。如果核心原则更改了，那么，即使美国将来又加入了 TPP，也不能被视作“重返 TPP”。简单来说，TPP 核心原则是“降低贸易关税和关税壁垒”。按照 2016 年在奥巴马

主持下达成（但特朗普未签署）的 TPP 协议，12 个成员国间将在绝大多数商品上实行“零关税”。这样一来，与日本、墨西哥、越南等 TPP 成员国相比，中国商品将会处于竞争劣势（更高关税导致更高成本），中国制造业可能遭遇危机。奥巴马政府也正是希望以此遏制中国崛起的强劲势头。

虽然有可能遏制中国，但 TPP 也会给美国带来很大负面影响。长期以来，在有一定关税保护前提下，美国制造业在中国、日本、墨西哥、越南同行竞争面前早已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如果再加上 TPP 给日、墨等国的竞争力加成，那美国制造业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奥巴马政府当然清楚这一点，TPP 也不可能是美国好意为其他成员国做的嫁衣，当时的战略考虑是：美国金融业（以及农业）仍然具有全球竞争优势，TPP 将让美国金融资本如虎添翼。美国在制造业上失去的，将在金融领域拿回来。然而，整体上看不吃亏的事，对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的影响则是大相径庭，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顶尖富豪大获其利，但工业资本、中小企业和蓝领阶层会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奥巴马政府推行 TPP 所展现的美国国内利益斗争格局是：全球流动的美国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顶尖富豪压倒了美国本土的美国工业资本、中小企业和蓝领阶层。

特朗普不可能重返 TPP

2017 年特朗普上台，随即退出 TPP，意味着美国工业资本和蓝领阶层通过特朗普这个代言人扭转了败局。需要强调的是，不论退出 TPP 还是重返 TPP，美国政府政策走向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一念之差，而在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因此，判断特朗普政府是否会重返 TPP，关键在于考察当下美国国内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支持 TPP，这涉及 3 个问题。

民主、共和两党都不支持 TPP。

特朗普会重返 TPP 吗

□ 强 朔

要想重返 TPP，国会的多数支持是必要条件。然而，目前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主流立场都是反 TPP。具体来说，罗斯福时期以来，工会组织和蓝领阶层一直是民主党的重要金主和选票来源，TPP 则严重危害着他们的根本利益。因此，民主党主流势力始终是 TPP 的反对者。2015 年 6 月，奥巴马依靠与共和党议员的合作才在参议院通过了 TPP 谈判所必需的“贸易促进授权”，在这次投票中，三分之二的民主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而在奥巴马达成 TPP 协议后，多数民主党议员仍然明确表示会在国会投票中反对 TPP，希拉里、桑德斯等两位民主党候选人也都在竞选纲领中明确表达了反 TPP 立场。

另一方面，相较民主党，共和党更支持全球化，因而在 2015 年他们才会放弃党争在 TPP 上与奥巴马合作。然而，特朗普的崛起给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带来了巨大改变，从选情地图上看，特朗普获胜的关键是赢得了俄亥俄、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等摇摆州以及威斯康星、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多年铁杆蓝州。同时，共和党在以上地区的国会议员、州长、州议会选举中也大获全胜。这些州有“锈带”之称，它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制造业衰败、工作机会岗位流失，共和党之所以能获胜，就在于特朗普的“把工作带回美国”的主张。

简而言之，无论是特朗普总统，还是民主党员或共和党议员，为了选票都不会力推重返 TPP。从现实来看，执政一年多来，特朗普可谓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不断，从“通俄门”等大事到上幼儿园期间欺负女同学之类莫名其妙的小事都在美国主流媒体上被连篇累牍的报道。然而，美国政界和媒体却极少有声音公开抨击特朗普退出 TPP 是个错误。

支持特朗普的利益集团和选民群体都反 TPP。在选举政治中，总统的施政举措主要取决于其背后利益集团和选民群众的政策诉求，而特朗普主要支持群体大多并不支持乃至坚决反

对重返 TPP。具体来说，其一，蓝领阶层是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关键，美国制造业显然无法承受重返 TPP 的后果。为了巩固他们的支持，执政以来，特朗普与多国大搞贸易摩擦甚至开打贸易战。例如，从具体领域看，就在 CPTPP 签署的 3 月 8 日，特朗普签署法案，将对进口钢征收 25% 的关税，对进口铝征收 10% 的关税；从贸易协定看，特朗普一直在试图废除与加拿大、墨西哥（两国也是 TPP 成员国）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换言之，为了保护美国制造业，特朗普连“超简配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都不要，难道会南辕北辙的重返 TPP？

其二，中南部各州是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基本盘，这些州农业发达，农场主集团的政治影响和游说能力不容小视。过去，世界各国出台了众多针对美国农业的贸易壁垒，TPP 协议则会取消这些贸易壁垒，这也是当时中南部各州共和党议员放弃党争支持奥巴马推行 TPP 的重要原因。显然，退出 TPP 损害了美国农业和农场主集团的利益，不过特朗普也为他们提供了补偿：执政以来，通过双边谈判，特朗普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达成协议，东亚诸国放松了对大豆、牛肉、玉米等美国农产品进口限制。因此，已有收获并有更多预期的农场主集团并无足够动力再去推动重返 TPP。并且，日本主导的 CPTPP 恰恰保留了农业方面的贸易壁垒。

其三，传统能源产业是特朗普创造工作岗位、振兴美国经济的另一重要抓手，也一直是美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对共和党）。但是，在国际贸易中，极少有国家会对石油、天然气征收高关税。因此，能源集团和产业工人也不可能成为重返 TPP 的推动者。

支持 TPP 的金融资本出现分化。TPP 当然也有强大的支持者，即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顶尖富豪。特朗普退出 TPP 不仅让他们多年来的努力付诸东流，而且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更可能损害他们的长期利益。例如，在

2018 年达沃斯论坛期间，索罗斯公然表示特朗普是全世界的威胁，甚至诅咒他会在 2020 年前下台。显然，金融资本会力推美国重返 TPP，但是，特朗普上台后，曾经支持 TPP 的利益集团出现了分化，一部分金融资本正在变成工业资本。苹果公司就是典型例子。

2018 年 1 月 17 日，苹果公司 CEO 库克宣布，计划将 2500 亿美元海外资金带回美国，为此将一次性缴纳 380 亿美元税款。同时，苹果公布了长期投资计划：未来 5 年内，将在美国投资 3500 亿美元兴建科技园区，创造 2 万个就业岗位。苹果主要供应商富士康投资 100 亿美元的工厂更是在 2017 年就已经开工。此外，2 月 14 日，思科公司也宣布将 670 亿美元海外资金汇回美国，用于股东分红和产业投资。同时，比尔·盖茨也表示微软公司将缴纳 138 亿美元海外现金税款（相应的汇回资金近千亿美元）。其中的变化是，苹果的 2500 亿美元在海外时并未投资建厂，主要是以金融资本形式存在，显然会受益于 TPP 为资本流动提供的一系列宽松条件。然而，现在回国建厂，金融资本就变成了工业资本。

简而言之，苹果公司缴了 380 亿的税，带回 2500 亿资金，投入 3500 亿建厂（同时，在苹果公司自身之外，这些投资还会绑定联邦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工会、工人等一大批利益集团），正要干一番事业。如果这时美国重返 TPP，引入一大批零关税但人力等其他成本低得多的竞争对手，苹果公司的 3500 亿美元就很可能打水漂。这样一来，库克及其绑定的利益集团不去找特朗普拼命吗？

所以，虽然库克和索罗斯曾经是支持 TPP、反特朗普的盟友，但现在在 3500 亿美元投资已经让库克和特朗普站在了同一战壕中，索罗斯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热点透析